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稾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雙溪類稾卷二十一

宋 王炎 撰

書

上劉岳州

炎竊謂臨湘敝邑也炎拙吏也以拙吏爲敝邑事之不集宜也其無敗事者非能也直幸爾近准朝旨爲命監司守臣爲關之縣分𨿽減無名之錢而禁其違法聚斂之事舉岳陽四縣臨湘關之之尤也炎備員於此三年

矣前此違法取財下則懼人戶之訟訴上則憂臺府之按劾今日議臣有請聖天子有命洗滌其既往之罪而禁止其將然之非炎將逡巡而去矣雖緘默不言可也然喋喋不已干冒威嚴以取不避之誅炎誠有罪又況縣令賤有司也令太守古諸侯之貴也其於屬吏喜則有福怒則有禍炎何苦不觀氣色而有狂瞽之言哉顧判府少霽威嚴容炎畢其說炎之初至官也視其庫則無錢視其庾則無粟視其市井則百家之聚終日

閒然視其西境則烟火蕭條老穉菜色其心爲之愴然以悲問之於吏則蹙額而言曰本縣緣有版帳無名之錢官司所以煎熬也問之於民則蹙額而言曰本縣緣有版帳科罰之錢百姓所以重困也問之父老究其弊所從來則曰吾邑之病其所從來者久矣二稅歸州受納此焚林竭澤之舉也加之以馬草煮酒供給錢而縣則大困矣又加之以揀汰使臣招軍捕盜等錢而縣不復可以支吾矣前此知縣有受命而不敢之官者候通

直馬宣教李承事是也有以病而丐去者胡宣教是也有以按劾而罰者井宣教是也有以憂慮而物故者張通直是也炎聞此悚然而懼其初也不敢共職首鼠久之既已交割度其不可為也欲以尋醫去官申聞本州至於再三而前史君盧大夫不容其去是以勉彊在此至於今日自早至夜對邑人汲汲然以乞覔錢物為事而不及其他此何等舉措哉不暇憐民而心實自憐如粘黐之禽投穽之獸不特不能脫去而已性命殆不可

保也故因朝旨既下反復思念縣中公私俱困皆因無名之需幸而當可言之時因循不言縱一身可以苟免如邑人何如後人何況未有代者則炎亦未能脫去於此也失今不言他日府中按月督責而卒無以應則終不免於有罪是以不得不言積弊雖去根原猶在亦不免為他日之患言之不切則無以動上官之聽而其臨事踈拙不能精思出言狂妄不能致曲以此得罪於門下蒙判府追逮典吏炎固不能不恐矣然炎嘗聞之

夫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於鄉原之徒閹然自媚於世者則曰德之賊也夫中庸聖賢制行之準也而中庸實難狂狷異乎中庸者也夫子不得已而與之鄉原似乎中庸者也而夫子惡之判府天下之仁人也其處已也寬大而有容其待人也和緩而不怒則其好惡必與夫子不異矣又恃此而不忍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此盛德者之事也是以敢僭言其情惟判府以其言不中節而薄怒之察其心之

無他而終恕之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紙皇恐

上孫漕

炎出於一介孤生辛苦半生之久方得一官蹉跎一紀之餘方脫選調法當試縣無所規避因念民户爭訟詣縣赴愬者所以求決其曲直之情為縣令者於剖決之際自宜審之重之不可茍也若平心定氣用一己之見猶未必每事皆中若不由己見用胥吏之説則必至於十事九錯無疑矣臨湘為縣地止一鄉民止數千户視

江浙間繁難之縣其詞訟不及百分之一也然以炎之遲鈍不才處之則不可以民訟為少而不盡其心況一縣之人所謂詞訟半是論訴田疇官司理斷爭田之訟先憑干照既有干照須問晉業則條令自有明文如契要不明限以二十年是也或問開荒則指揮自有明文如已耕熟田不許執舊契剗奪是也然據兩辭所供則晉業開荒難以見其虛實其勢又須問及鄰保則事之曲直人之情偽方别白而不可逃而臨湘人户爭競田

土又與他處不同或有契據不明界至交互之人或有雖納稅賦並無契據之人或有不納一文一粒賦稅亦無一字契據之人炎為因事之宜斟酌人情依傍法意平心理斷不敢狥一已私意有所偏曲亦不容吏輩執覆有所瞞惑此邑人之所通知也若其兩辭紛拏即呼之使至案前反覆論辯未嘗敢臨之以鞭朴亦未嘗敢拘之於囹圄區區之意欲與百里之人情意相通因是以理斷曲直庶幾可以無失然人之情偽固難盡知而

一已所見豈能皆當即又准條令為給斷由其斷由之中必詳具兩爭人所供狀詞然後及於理斷曲直情理恐人戶以為所斷未公即當執出斷由上詣臺府陳訴庶幾上司見得元斷是非若元斷之是則虛妄者無以肆其欺若元斷之非則抑塞者可以伸其枉而小民之詭詐者又或不然自度縣出斷由則必盡見其無理之情狀遂有不肯收領前去者却埋藏元斷事頭改變情節裝飾虛詞或赴上司陳訴而其所以為詞者則其說

有二以為知縣偏曲者其一也以為吏人執覆者其二也炎竊謂知縣親民之官也在已偏曲而斷民訟即是徇私而背公罪也若信吏胥執覆而斷民訟則是庸繆而不明亦罪也萬一上司未知元斷因由炎恐緣此陷於罪戾而無以自解是以不避罪責以情控告欲乞日下或有臨湘人户赴使臺陳訴户婚公事願賜台旨索出炎元來所給斷由酌事情之是非如無斷由願賜指揮行下令炎詳悉具元斷因依供申或索元案委清強

官吏看詳如炎所斷或所見未到徵有失錯乞原恕其過如容心其間不合人情不遵法意至於偏曲不公則亦無所逃罪干冐威嚴下情不勝皇懼之至

與朱侍講

炎近讀邸報伏見八月八日旨揮增置講讀官且於中旬擇日開講夫始初清明崇尚儒學以輔聖德此固帝王之盛美然擇日開講則炎竊有疑焉且三年之喪三代之達禮也二十七日而公除後世之權制也其意葢

曰軍國之務不可以不躬自聽斷則公除而蒞政亦勢有不得已焉耳服釋於外哀存於内則禮之節文雖變而禮之情實未泯也古禮不復可見其詳矣記曰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夫大功之視衰麻其情有降殺故服有等差而記又謂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可以誦不可以議大功且然況衰麻之至戚乎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左右講讀之官以備顧問喪葬之禮欲得其詳每事問焉可也一日萬

幾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之中聽斷有疑時以訪焉可也大行至尊壽皇梓宮在殯復土未有定期而開講於清閒之燕炎為是有疑焉三代之禮固無所考漢唐之事亦不足證未審祖宗典故有是乎炎晚生何足以議禮然待罪鄉邦之先進後學宗之且處經帳之長炎為是有請焉乞賜垂教以開釋所疑幸甚

上趙丞相

炎竊謂食人之禄者必憂人之憂此事君之明義而位

卑言高者未免有罪又為下之至戒也炎陸沉州縣踰
二十年髮既種種自甘流落此心灰冷不復萌進取之
念矣考古驗今私計過慮亦嘗懷嫠不恤緯之憂然此
身孤遠邈焉在闕門之外若不顧其狂瞽輒議朝廷
之事則躐等踰分犯聖賢不韙之戒是以欲言而不敢
近者伏準朝旨取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石又下隆
興府和糴米二十萬石此州縣利害細民休戚係焉炎
州縣之吏也不避誅責引喙一言其可乎共惟某官以

明德茂親專面正朝處伊尹周公之任必能虛心克己以受天下之言炎為是有激于中不能自默炎側聞輦轂之下畿甸之內與兩淮之間適丁凶歲粒米翔貴張空頤而待哺者無所告糴若救之少緩則餓殍相視有溝壑死亡之虞所以上勤廟堂之慮轉漕江東西湖湘之宿藏而振其垂絶之命也然他路與他郡之利害炎不敢浮言止以臨江一郡計之倉司所撥米凡二萬斛用錢無慮近二萬緡浮江入閘苟無風濤之阻亦必一

二月而後至于中都夫民之饑餓有朝夕之急而求之轉漕於他路者積旬踰月而後至恐非救急之策也如曰中都所藏輔郡所運自可解目前之急而他路之所轉漕去中都差遠者姑以為歲杪來春之用則炎竊謂不若設策以來商賈之販出大家温户之藏可以免斯民之饑餓似不必為是擾擾也夫商賈所趍者利也大家温户藏粟既多必待凶歉而後糶其所求者亦利也傳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今若不

抑低米價凡商人之興販者沿江諸郡既不得邀阻因明出牓文諭之曰兩淮歲歉米價既貴商賈有能轉販至兩淮者或鹽鈔或茶引或官交或度牒隨其所欲而役糴其轉販至兩浙者亦然若夫兩浙之地蘇湖秀三州號為産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其豪右之家占田廣收租多而倉庾富實者縣邑之吏鄰里之民固能指數其人也然則自于臨安若蘇若湖若秀凡居人素有儲蓄者朝廷既不抑其價直明以上之德意諭

之曰凡蓄米百萬斛者以五十萬斛糴於官降而下之蓄米十萬斛者以五萬斛糴於官或鹽鈔或茶引或交子或度牒或告身亦惟其所欲計直而售之則商賈必且輻湊而豪右之家亦爭願發其所藏矣夫鈔引交子盈尺之紙爾告身度牒半幅之帛爾而可以易米活吾赤子則官高其價而糴之然後平其價以糴於民何不可之有又况米藏未出其價必高米來不已其價必賤此公私兩利之一策也若夫轉漕他路常平義倉之米

以給中都則未能無害矣請詳言之且今州縣所通患者常平本錢之少也如臨江一軍去年旱潦相仍官糴常平倉司定價每升七文今漕米萬石費錢亦近萬緡即運二萬石之米有四萬石之費矣常平本錢之折閱深可惜也且天災流行不可料其必有亦不可幸其必無今日一路錢竭米耗無一歲之備萬一來年方二三千里水旱為災細民狼顧無所得食郡縣長貳其將何以救之乎州縣之倉庾既空矣而一路和糴凡二十

萬石米價驟髙細民即以貴糴為患來年春夏之交新陳未接艱食可知蕞之區區支郡間有土瘠民貧去處和糴之後所存無幾它日或有水旱欲勸富民賑糶彼亦何從得米乎當是之時吏或無以賑救其民強者攘奪弱者流亡緣此坐罪一官外物不足惜也受命于上職在撫字熟視其民之饑而死於心安乎為今之計既有以來他路之商賈諭畿甸之豪右若得米粟可濟饑民則他路和糴命漕帥二司斟酌可否勿拘定數其所

糴到因以散於諸州補其所發常平義倉之數元數之外猶有和糴之見存者儲以為他日之備是則兩得之矣孟子論伊尹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某官以伊周之心處伊尹之位所宜軫念炎是以冐犯威尊而僭言之也且炎自度其才之踈拙命之竒窮不敢求聞於當路久矣為貧求仕未能忘禄而他則無所覬也惟其官賜頃刻之間省覽其説芻蕘雖賤或有千慮之一得如蒙鈞慈斟酌而施行之不

勝大幸干冐鈞嚴下情震越

上趙帥

炎竊謂事無小大慮之早則可以無患而其說若迂言之緩則其說雖切常若於患至而難救故自智者觀之則以曲突徙薪為有謀自常情觀之則以爛額焦頭為有功而曲突徙薪之說則迂而可笑矣某官之智足以照天下之幾微炎不懼狂瞽輙獻迂濶之說可乎炎昨覩朝旨以浙中旱潦支撥江西常平米一十萬斛繼

又有旨下使司和糴二十萬斛其時未下臨江分糴十萬斛也炎妄意浙中一路饑歉似不應至於騷動他路嘗作一書告廟堂乞將和糴米斛填還所支撥常平之數尚恐輦轂下凶荒之甚炎所言未必可用而今準朝旨許本軍以新易陳將和糴之米補常平之米炎又以是揣之則江浙閒米價既高商賈亦必旋集菜色之民免塡溝壑其勢亦必不如前日之急矣今合藥吉臨江與使府所糴米數共六十萬斛旁郡利害炎不能盡得

其詳而贛吉商賈無一米舟過臨江岸下者則官場和糴之急可占矣官之急民之病也臨江之民以為病則炎實目擊之蓋臨江軍市為牙儈者例皆貧民雖有百斛求售亦無錢本可以收蓄每日止是鄉落細民步擔入市坐于牙儈之門而市之細民大聚携錢分糴升斗而去故米賤之時負販者則有不售之憂米貴之時計日而糴者則有絕粒之病兩日雨雪繼作民遂大窘父老輩已來赴訴于庭夫官之和糴既有朝旨不可任

罷則艱糴之患在於目前長民者固不得邈焉如秦越之肥瘠不動其心然猶有可諉曰此朝廷之命事有不獲已者也然去年旱澇之後凋瘵未蘇今歲臨江即非大熟贛吉亦自小歉而數十萬斛之米不藏於一路民間又不蓄於諸郡倉庾一旦轉而東下萬一來年春夏之交富民閉糶則鰥寡死告必至於大困又萬一來年或有凶荒之患公私兩無宿藏上下俱困則弱者殍死壯者流移強者攘奪恐事之可憂者或甚於和糴之

患耳江西楚地俗本輕剽不可忽也天下之患不生於人之所畏而生於人之所忽所可畏者在前若可忽而大可畏者在後此炎所謂曲突徙薪迂濶不切之論不敢告於他人而不可不以告於門下也炎陸沉州縣窮道斷於天命久矣庇身節下碌碌在此者為貧未能忘禄爾古之人有言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是故諸路利病廟堂或不能知州縣利病諸路或不盡知閭閻利病州縣或不盡知所以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願其官恕其

狂瞽而加察焉所上趙丞相書録在别緘一併申呈干冒威嚴下情戰越

上留丞相

炎竊謂人主天下之至尊而民者天下之至卑也宰相之職於至尊者為近而縣令之職於至卑者為親故人臣之等級莫貴於宰相莫賤於縣令然民雖至卑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之德意欲下達於斯民則宰相始之而縣令終之故自近歳以來士之為縣者若朝廷不遺

其微賤稍加擢用非以今為可重而以國之根本為不可輕也炎新安之下士也其足迹固亦屢至於都門矣歲在己丑始竊太常之第陳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以未嘗試吏也歲在己亥始獲關陞趙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以未脫選調也歲在丙午始脫選調王丞相用事不敢見焉則以猶未試縣也今者承乏岳之臨湘終更而來故敢有所謁於丞相之前天下之事淺者不足言也其深切者炎又不敢盡載於書請試畧言之相

公論道經邦之暇儻賜觀覽炎敢畢其區區之說炎聞聖賢之論治必有本末源流本源不差末流自治故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端本澄源之論也治之所出心為本源心之所主誠為本源誠天理也不誠人欲也思誠者去人欲而返天理也天理人欲存於方寸之地一消一長而庶事之有得失人心之有從違風俗之有厚薄君子小人之有進退中國夷狄之有屈伸舉繫於此是故虛靜恬

淡存其本心以酬酢萬微經緯四海此五帝三王之事也秉德徇道致其忠誠格君心之非成天下之務此伊傅周召之事也士大夫有列於朝者衆矣主德之有闕治道之未善諫官得以言之賞罰之未公賢鄙之未分御史得以言之而所以格非心者臺諫不預焉蓋臺諫耳目之官也故諫諍論辯救人主之失於已形之後迹顯而功淺宰相腹心之臣也故輔賛彌縫止人主之過於未形之先迹微而功深共惟相公篤實而不欺

清淨而寡欲剛方而有守偉然為一時之大人而天下之望歸之膺壽皇之眷顧副主上之倚毘則用力於治之本原使無毫厘之差以新盛德以復大業豈特相公以此自任聖明固以是望之朝野固以是期之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相公之視伊傅周召有其道有其志而又居其位其其於天下之重任不患其舉而莫勝也而愛莫助之之意炎之私心葢拳拳焉惟相公恕其狂瞽幸甚雖

然炎之來為貧而仕之念未絕也昔者虞廷用人之法既納其言又明其功孔門知人之法既聽其言又觀其行四方之下吏輻湊於都城之內而相公之言其可用者與其可弃者固亦不逃英鑑之明矣顧炎何為者望虞舜之廷升孔子之門貴賤相遠而實情未孚不得無以藉手也故為湖北末議八篇以自獻其所言為臨江芻蕘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意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不遺微賤

意盖如此惟相公矜其愚衷幸甚干冐鈞嚴俯伏俟命
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上葛樞密

炎甞聞為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逺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

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心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為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贄方內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為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睿謀紹高宗之盛烈相公以真材碩德周旋兩地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算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

衡於萬里之外此固非賤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
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可乎今日壤地
東起海濵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
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
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為重昔諸
葛孔明周公瑾為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
未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
必爭盖自古國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

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扼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嵗分數百軍士戍之夫分戍於沿邉之支郡城小而不堅兵少而不精此不足以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為金湯者特三鎮耳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人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陵介於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而恃江陵以為唇齒

恃鄂岳以為根柢疆埸有事其伸縮舒卷之機雖不可以預圖然鄂岳諸地遠江陵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表裏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士運籌筞而為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陣而為之用二者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為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為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

之自文武分為兩塗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
士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之夫力扼虎射中遠
為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
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為
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
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
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
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用其謀不求其力則

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為干城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習於甲馬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旦遇敵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勇沉鷙之士可以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秉公心視其怯懦者黜

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比曹莫不踴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賓娶之分金皆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無事以勢相持以法相制固不敢為亂萬一有羽書之警卒而用之恐難於

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於敵國之版圖者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邉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邉鄙之上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為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踈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

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聞於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公相之庭歲月侵尋試彫縣於江湖之外百憂薰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頋掃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為湖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為臨江剗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已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而

況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忘情於仕者也相公畧觀其言察其愚陋而弃之則炎之分也矜其蹭蹬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鈞嚴俯伏待命

上胡參政

炎嘗謂有一鄉之賢有一國之賢有天下之賢賢於一鄉者一鄉之人信其行可以治一鄉而不可運一國賢於一國者一國之人服其善可以治一國而不可以運天下至於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望歸之而天下之任隨

之朝廷之重輕華夷之治忽係於其一身之進退蓋三代之盛時與漢唐之昭代爲輔相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高下小大雖或不齊而要其大略未有非天下之望而能論天下之業者不待累數而知也恭惟相公正大之學渾厚之器精微之識端莊之行可以特立於士大夫之上故奮起坤維數千里之外進登揆路以輔佐聖天子初政之清明言雖未發而人信之事雖未行而人從之功雖未成而人許之炎不肖何足以論天下

之事然足迹至於都門閙為士者之公論皆以相公為天下之大賢是以願一見焉抑古人有言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炎賤而在下者也天下之事雖非炎所能知請試一言之相公試一聽之方今天下何如哉中外安靜捲甲櫜弓而不用者垂三十年此無事之時也自淮海至於巴蜀煙火萬里未甞騷動而吾民不樂其生宿邉之師一二十萬未甞戰闘而縣官不足於用金繒之餌歲入敵國而輿地之圖不歸職方者甲子既一周

矣此非無事之時也天下之事非才不濟而涵養其才至於清明高遠者非學不能也三代而上士之事業由學術發之小大判然不同今天下學者衆矣上焉者剖析性命之精微而不通於世務則體用不全次焉者馳騁言語之菁華而不究於德業則本末不具故道術愈裂而人才愈偏非有以作而新之不可也士大夫風俗之不善莫甚於有黨而近歲以來一大臣之當位人必竊議於下曰某人其親也某人其故也且將攀援而遂

進矣已而朝廷果用之一大臣之去國人又竊議於下曰某人其所厚也某人其所暱也且將牽聯而去矣已而朝廷果出之夫朝廷當以黜陟之公消弭士大夫朋比之私而乃進退羣臣各以其黨則是不才者或以有助而見容或以無與而見逐非有以矯而正之不可也人主與二三大臣會聚於一堂之上豈能盡知天下之才而用之故內而臺諫侍從外而監司守臣皆得以論薦其所聞所以收拾天下之才也然考其所薦非

進士之高第則學舍之優選而浮沉於下位流落於州縣者不預焉夫有所薦引取天下之虛名而不求天下之實用及於朝廷之所素知而不及於君相之所未聞蓋其意不在於簡拔人才而在於自為之地士之懷奇抱異始有湮阨而不伸者矣非有以振起之不可也仰惟主上紹重華之統承高宗之烈賢哲佐之遠猷深策當大有為於天下而愚以為事業未成不足憂而人才不足深可慮是以獻此三說不自知其言之僭躐也且

炎隨牒州縣二十餘年疇昔未嘗一至於公相之庭歲月侵尋齒髮衰矣沒沒焉與草木俱腐此心有所未忍也故吐其區區之愚筆之於書以自見其情若夫目擊州縣之利害條列其事而論之則有湖北末議八篇疲精神於彫縣庶幾撫摩憔悴之民以無負朝廷使令之意則有臨江劃弊一編併以獻於丞史夫抗之而在青雲抑之而在泥塗如萬物賦形於造化之爐洪纖高下一皆聽命而不能違焉炎則不敢喋喋也

干冐鈞嚴下情悃懼之至

雙溪類稾卷二十一

雙溪類稾卷二十二

宋 王炎 撰

書

上執政 錢參政 衞參政

炎嘗謂人主不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失在於人主人主任大臣而朝有弊事則其責在於大臣恭惟我主上臨御十有四年無聲色之奉無遊畋之樂無賜予之費無玩好之娱其孝友其仁厚其儉約其恭謹其清淨

盛德純一天下之人知之天地神祇知之而又開心見誠委任大臣不忌不疑若大臣輔之以道日新其德則可以為成康可以為文景可以為仁祖無難事也而前日持國任事之臣專輒自用擅作威福内則昵比羣小文通貨賂以瀆亂朝綱外則引用憸人輕動干戈以塗毒生靈而又鉗天下之口以蔽塞九重之聰明老繆者庸陋者纎佞者伴食政府唯唯而從之以養天下之大患天奪之鑒自速罪戾某官以賢佐聖不崇朝而去天

下腹心之疾此皆宗社之福斯民之幸也今左右丞相虛席而某官參秉國鈞實行丞相之事則主上之所委任天下之所屬望者在乎反前日之所以失求今日之所以得而已矣不反其失不求其得不能救也而某官於更化之初曾未浹日建立儲闈一正天下之本所以安國家重宗社者無大於此此固天下之所同喜大體得矣第某官未可高枕無事也夫天下之患不生於人所憂而生於人所不憂人所共憂識者不憂人所不憂

識者憂之其所憂者何事哉紀綱之紊正之而已名器之濫謹之而已邪正混殽辨之而已忠言不聞來之而已廉恥道喪革之而已守令貪殘侵漁吾民繩之以法而已將帥非才士氣不振易置其人而已敵國侵凌邊鄙未靜急於自治而已此人情之所共憂識者之所不憂也識者所憂有二三事焉非炎所當言也請姑舉其端夫城狐不熏社鼠不灌雖以漢宣帝之察唐元宗之斷而左右近習或得以竊弄威柄此其一也周公制禮

奇服怪民不得入宫况女冠輩執左道假鬼神以惑衆者乎此其二也某官欲消此二憂在乎秉公心行正道而已矣何者邪勝則害正而正勝亦足以破邪也漢人賈誼論輔道太子在於左右前後皆用正人使之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行則太子無有不善矣若正人少不正人多所謂一薛居州獨如王何此知治本者所慮也昔至道元年既建東宫以左丞李至吏侍李沆兼賓客左右諫議楊徽之畢士安兼庶子郎官以下兼諭德中

舍皆極一時人物之選而師傅之官不置也及天禧中皇太子師傅宰臣為之賓客執政為之詹事以下從臣為之因議事於資善堂小事則議定而行大事則稟命蓋與至道異矣舊章具在今日可舉而行之否乎酌今日之所宜按舊章之已然理正而事順可以行之不疑東宮寮屬無非正人某官秉公心行正道以率之皇太子入則侍膳問安出則從容謀議而以天下之事裁決於上則天下之權一矣夫權一則治散則殆不可忽也

是故行天下之正道維持此權而使得其平者宰執之責也持天下之正論審諦此權而不容其偏者給舍臺諫之責也宰執行其道給舍舉其職臺諫行其言主柄一於上國論定於朝衆庶之志定於下然後天下之私邪不得入於其間此如元氣既壯脉絡周流雖有外邪不能為病是醫國之和扁也某官用智精密而慮事深遠顧何待炎之瞽言又況位卑言高聖人不許交淺言深君子所戒然朝廷方下明詔開

不諱之門炎雖踈逺今將去國而西歸拳拳之心不能自已是以告違於庭下卒一言之干冐威尊下情震恐

上趙大資

炎嘗謂國家不可一日有者權臣也不可一日無者重臣也前日權臣擅命自干天討今既殄滅可勿論矣某官宗室之老勲在盟府聲塞天淵十年去國天下恨其不用一日造朝中外喜其復來其負天下之

望如此則今日之重臣舍閤下其誰哉夫天下之重臣天下之責所歸也人臣之道有二而已憂國之心也經國之才也有是心有是才者為上有是心無是才者次之無是心無是才者鄙夫爾閤下憂國之心九牧之人知其忠精經國之才決定大策見於已試袖手功名之外如此其久而喜愠之幾微未嘗見於顏面今日背丘園趍城闕惴然而來為社稷計不為爵禄計為君父謀不為一身謀豈特閤下自信其然

無論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知之皆信之主上收還威柄擅權者誅朋姦者逐國人皆曰朝廷清明公道復行可以高枕無憂未審閤下以為如何若以為必可無憂矣不敢復有言矣若以為不能無憂矣請試言之夫權者人君之所獨執固非大臣之所可擅尤非人所可竊而弄之也霍氏之滅漢宣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漢宣不能盡察大臣微附貴要是也太平之誅唐明皇嘗收此權執之矣其竊而弄之者明皇不能盡禁

朝士交通近習是也宣帝之後有元帝明皇之後有肅宗其弊如何哉愚故曰天下之所不憂者明哲之所甚憂也然則閤下為社稷計為君父謀孰大於此事貴於見幾患貴於防微士大夫忠義之氣衰以言為諱闒前數尺之地端秉山立為主上正言此事感悟宸心者閤下當任其責微閤下将誰使言之雖然言之難言而聽之尤難聽而行之又難盖此事不可不正亦不可驟正不正則弛弛則不收驟正則激激則生變未審閤下何以處此竊

計閣下負當世之重望有經國之遠猷慮之必熟謀之必精矣炎向者懷嫠不恤緯之心嘗作一書以告執政然廟堂倥偬恐未必深察其言謹以録本納於侍史不知可輟片刻之閒而閲之乎炎之所言有舊章可攷理正而事順其説可行閣下勿以人而廢言可也平生景仰下風久矣貴賤殊隔進退差池前日方一干典謁望君子之容温然而不怒是以私心所懷輒一言之炎老矣功名之念息山林之興多起廢試郡為貧所驅不免

一出吏朞年挂冠神武而歸矣其有言於下執事亦非為進取計也夫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炎之所言近於躁疑於瞽閤下以此罪之炎將肉袒負荆於舍人之門若憐其有憂國之心尚可從牛馬走之後塵也與之絶之惟命是俟幸鈞慈察之

上宰執論造甲

炎竊見湖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

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為期買物料雇工匠並令本州於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户部所謂且於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婉為之辭爾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於月樁錢內支撥恐户部以為難又乞給降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葢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控告至於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寛官吏

之責實亦可寛民力也㶲又思之打造鐵甲難於興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内匠人遞互用工追逮且遍日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可以養其一家使之拋弃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民之便又况終日鍜鍊不得休息日以二副為限比之私家用工極為勞苦則興工不已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鍜鐵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使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今已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蠶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歳必有困

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以後仲春以前天氣既寒爐冶鍛治可以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爐鞴鍛金鐵不得片刻休息尤非所宜夫強人而用之不恤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害則怨有利則喜未審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邉防有警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炎竊以為不然古之論用

兵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食不足不可以持久者有之言犒賞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足以戰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衆禦敵者有之未聞有以甲冑不足為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弃甲委兵故喪失者多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則造甲三千五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五千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

遽責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況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炎以為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粮以為扞禦之計此雖書生之常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念會計諸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

外而諸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耶律之患西有拓跋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為諫官其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為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

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誅然其害流於天下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欲與天下盡去宿弊改絃易轍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災之所言不為過也權臣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則災之所言不為僭也干冐鈞嚴下情悚懼

答吳學諭

衰遲之迹備員于此戀禄而來今欲去而未能形神衰悴蒙教以修煉要旨及禱雨之法仰荷愛予然炎細思二事其一則炎所不能其一則炎所不暇呂文穆公禱雨携雨具而往冒雨而歸此古今異事文穆公之賢能行之炎論脩身則無德可稱論治民則無政可紀耼然一庸人爾為旱不敢不禱于鬼神其應否敢自必乎前日禱而得雨者再三此偶然爾神明相此邦之人不使有赤地之患炎何力之有焉故曰此一事炎之所不能

也凡人至老誰不貪生畏死然以黄帝堯舜之聖而死
烏獲孟賁之勇而死齊威晉文之強而死摴里張良之
智而死但修短不同爾執事所惠要言炎亦豈不顧得
此少延歲月然郡事之殷加以旱蝗日夕憂慮若欲修
煉則郡事不無廢弛故曰此一事炎之所不暇也承示
秘密之文今且歸納文府候旱得雨蝗出境西郊有收
吏事稍閒執事雖不見賜炎當齋祓請教千萬痛察炎
平生不善養攝但區區愚見薄滋味簡嗜慾時起居省

思慮免致形勞神憊精竭少疾病之苦今冐當劇郡起居不能時思慮不能省無以養其生矣他日叩教尚祈開發

與杜仲髙

前日從者回轅偶病中不得叩教繼蒙放示杜詩發微兩日小愈方得披玩執事之於杜詩如杜征南之於左傳顔秘監之於班書用工既深敬信亦篤炎於諸家詩文涉獵而已不能如是精緻即執事所評炎豈復更可

議論但序文中稱本朝至蘇子瞻與其徒陳無己黄魯直始尊尚杜詩而宗其旨炎竊謂此一節當有分别黄比蘇雖為後進然專以詩自名書至顔平原文至韓昌黎詩至杜工部二公皆以為得其大全東坡雖尊杜詩然始學李太白晚學劉夢得與杜詩氣脉不同山谷外舅謝師厚孫莘老二人皆學杜詩魯直詩法得之謝孫故專以杜詩為宗然詩法出於工部而句法不盡出於工部山谷所以名世者以此後山論詩其説曰王介

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惟杜工部工拙新陳奇常無一不佳其尊杜詩至矣然後山自謂其文得之曾南豐其詩得之黄豫章則山谷乃後山之師也後山貧困至骨不肯有所附離東坡欲其見己後山難之蓋不欲以師弟子之禮謁之也東坡知其説後山始登其門故後山論詩則為豫章之徒論文則為南豐之徒詩文既成而後見蘇公則為東坡之客今置陳無已於魯直之上而以為子瞻之徒恐未甚安區區所見如此不

覺盡言聊謝先施之萬一俟面見方得請教

荅凌解元

炎汨汨簿書不得款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又不敢以為喜而以為憂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故也旅房金之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法當先於田野之農民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炎起家寒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

大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為政者但能去其太甚爾若曰剗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黄不能而況炎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之向在臨湘為縣亦遇水災濵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之為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況湖州户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

一百六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徧以之賑糶又不能給未知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糶禁牙儈般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糴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之村舍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糴三萬九千石朝廷指揮起赴鎮江總所炎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來春賑糶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或發廪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

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着當局
者迷執事袖手旁觀必有以處此顧聞之況凶年乃民
間之不幸荒政自是難事履之而後知爾嘗聞揚大年
內翰有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
鮑老當筵舞轉覺郎當舞袖長執事見炎之舞袖長矣
若其當筵而舞不知郎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
毋吝

劄子

論請嶽麓書院堂長

契勘炎承台旨發下士人周愚陳劉乞充書院堂長炎前此聞其人頗能為詩至於學問之淺深行義之優劣炎實未能知之不敢輕於所議但怪其人薄有生理久處山林不宜一旦自薦求為職事既而面承誨諭謂其人文采可觀但陳劉有請未甚穩當令炎更退而商度可否夫差一職事在使府徑自行下豈有不可又使炎退而議焉不惟見其重於許與盖虚中待下之德今之

君子所未有也竊謂書院得名由山長周式以行義聞於真廟之朝今日湘中九郡惟一書院書院惟一堂長先生以命世儒宗主盟吾道士之一經品題者聲價便重視他人所謂差充職事事體似不同也士之制行固非一端而去就進退之間亦可以觀其大畧如周愚果堪充上件職事酌之鄉論出自使府招之使來人誰間言如或不然前書院堂長物故其肉未寒遽然有請諸生頗以為疑今若使居其職開者只謂其求而得之

未能厭服士心也顧惟不肖獲出於先生之門不敢稍有隱情乞照炎前狀所申系酌施行

與潘徽猷

炎嘗謂貴賤之際位貌有間則其情意隔絶不通此今世士大夫之公患也炎近者一再侍坐仰見先生存心清明洞達不樂人之猗已而喜聞人之盡言今之君子不能及也然炎獲附於門墻之日猶淺是以有所懷而未敢吐露先生受新命往鎮海邦炎也一官拘係於此

遥睇茵憑縣是有雲山修阻之間矣有所懷而一言之
茲其時也雖然愚者言之智者聽焉顧何所益第曰猶
愈於不言云爾炎之所欲言者其一曰治世者以人材
為急而薦舉取材之門也今之在上位其為關陞改官
舉主歲有定數刻削之際不狥於私昵不奪於權要有
如先生者炎未之多見也況望其於尺度繩墨之外振
淹滯拔寒畯乎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豈有一路之遠
連城十數而無一士可薦者近者留帥尚書之在蜀趙

帥侍郎之在閩蓋嘗薦數士矣謂閩蜀有才而他路皆無有可乎士之名過其實行負其言自媒以進者誠不足舉其有所挾者沈靜自守窮則獨善其身而達則有益於國是不可不舉也先生用心之公耳目聞見之長苟有才者不患不知今日州縣間善類消汨而不振擇其尤者振而起之使之靡然風動而作其功名之心則將美才輩出所補於公家不細矣其二曰外任之重者大有會府次有職司皆得以按其屬部之吏所以禁貪

濁懲不職也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
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嚴於
其大而畧於其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
治而自肅也今外之臺府與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劾
炎竊謂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
小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行炎昔在荆州聞南軒先生
之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倅如簿尉縱有姦贓為
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至論也若郡守歛飭則郡

自郡丞縣自縣宰以下誰敢復肆為不善哉其三曰天下之事公則平私則偏獄訟之曲直多失其實者起於典獄之吏之私也然彼豈能遽行其私哉上之人喜自用其聦明而先示其下以予奪可否之意下之人設為游辭鉤以上之微意以上下其手而陰濟其私上所欲寛則出之所欲重則入之躁者假是以求知貪者假是以求利而幽枉之情無告矣事既付之有司此不以問彼不以告使之無所覬望平其心而推究焉案牘既備

情法既正然後從而察之平其心而予奪焉則庶幾乎曲直之各得其情也夫人之情不為利誘不為害怵惟卓然有守者能之中庸之人鮮不有所移奪是故示人以予奪可否之意者最決獄之大弊也其四曰凡事無全利立法者惟其害少而利多則可以行之久遠矣二廣鹽法或官鬻或商販其法屢變而不定近日許商販而禁官鬻其意非不善其名非不美然利歸於商賈不惟民食貴鹽而州縣經費無所從出蓋聞諸道路之言

謂廣西州縣之吏有累月不得俸給者夫千里宦游深入瘴雨蠻煙之間而其妻孥乃有號寒啼飢之患若是而責以廉勤其可哉朝廷近日下都省集議蓋亦知其法之未便矣廣東煑海而廣西販鬻其事勢固相關也苟有便於民有益於公家從而議其因革之宜毋徒曰此提轉之職也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其五曰才有短長職有劇易對移之法使之兩易其職而各盡其才此美意也今則反是為牧守監司者怒一令則對移以一

丞怒一丞則對移以一薄尉怒一薄尉則對移以一監當官所使之對移者間有不曾識其面目况能悉其材之短長乎所謂因材任職者姑以行牧守監司喜怒之私而已矣辨其職之劇易察其材之短長而不參以已之喜怒之私焉則法行而意存人各盡其材材各稱其事不患其有不舉之職也夫炎之所言者書生之常談無高論也然使平平之說得以達於司聽先生受而不拒焉士之聞風而起願自效於門下者必衆矣九九之

衎齊侯設庭燎之禮以待之者用此意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慄

雙溪類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雙溪類稾卷二十三

宋 王炎 撰

劄子

上户部薛侍郎

炎近嘗具竿牘申稟并録論榷茶劄及論和糴書仰干台覽當已徹几格炎陸沉久矣血氣浸衰筋力向憊順命以定窮通循義以定出處不復敢有進取之私而區區持愚陋之見欲自獻於左右者其説有二炎昨在臨

湘彫縣賴侍郎先生持節鼎來削去版帳無名之需身獲自全民亦少蘇其所感者一也炎始出隨牒辱司業劉公南軒張公待之異於稠人二公云亡炎流落下位無復有照其肺腑者矣而侍郎先生收録姓名於薦牘之中許以介然之節可保歲寒炎何足以當此而奬借之意則厚矣其所感者二也為是之故所以欲效千慮之一得今再條列和糴事目具于别緘更乞台慈推詢于芻蕘之意察其歸向門墻之誠不責狂斐特垂采擇

不勝幸甚

又畫一劄子

炎伏承判部侍郎先生正位地官盡掌邦用丁此凶歲舉行荒政下諸路州軍和糴米斛以救飢民炎門闌下士不揆其愚輒殫究見揣度事宜列為數條仰備采擇謹畫一如後

一凢米價豐年必賤不可挈之使貴凶年必貴不可抑之使賤自朝廷行下沿江諸郡不許其遏糴

又責其和糴然米價低處不敢遽增其直古人謂知與之為取者為政之寶凶年至於艱食米價聽其自高商賈既來米價自賤以與為取其理較然今若下流郡縣不增其直即商賈遲疑富民觀望是趣之閉糴適以病民不若行下和糴諸州許其隨宜增價則或遠或近皆可收糴仍合使諸郡具水脚支費之數以會子付之逐時起發事理為便

一諸路和糴所產之多者不如所聚之多當相地勢
緊要去處措置收糴則簡而易辦且如湖湘唯
鄂渚最為要地蓋南則潭衡永邵西則㣲澧江
陵安復襄陽數路客旅興販無不輻湊鄂渚若
於鄂渚專一置場荆襄湖漢之來盡可收糴無
疑自鄂渚浮江下至中都亦不甚費日最為
利便推此比類他路會府望郡亦當只擇要地
官增米價招邀客人轉販

一州縣受納秋苗皆有水脚錢貫秋收之後辦米則
易辦錢則難今若行下江浙荆湖凡沿流州軍
受納苗米所有水脚錢貫曉諭人户或願從便
折納米斛因令州軍開具合用綱運錢數給官
會還之所有折水脚錢米斛併行起發即正苗
一斛之外其所收米少者二斗多者三斗總而
計之納苗米二百萬斛可得米五六十萬斛矣
民免納錢官又得米亦公私兩便之一策也此

策如或可用即宜及早施行若稍稽遲輸納已終更無此米

一官會諸處行用雖曰凖錢一貫官省至於比並見錢或只可代見錢七百二三十文其下或只可代見錢六百七八十文亦合許諸州郡從實供申詳酌施行方可辦事

右晝一開具在前如蒙台慈特賜采覽斟酌可否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上宰執湖州

炎恭惟今日朝廷紀綱一正號令一新聖天子收還威柄於上綦官經文緯武兼東西兩地之寄開言路以達下情黜邪佞以定衆志頒賞給以作士氣朝廷清明萬姓欣懌雖干戈未息和議未定然敵人前日所以藉口者今也無辭使軺既行輿誦皆謂自兹可以繼好息民炎踈遠在闕門之外區區管見固無以裨廟堂末議然聞諸道路外之而邉鄙下之而閭閻亦有利害

數條不揆狂瞽輒僭言之謹具列於左
一前日敵人和議未定以首事之臣藉口今朝廷大
明誅罰則敵人無以為辭其怒亦怠自此和議
可定矣然而征伐之兵與攻守之備昔人嘗有
是言炎竊惟今日廟堂之議當主於和諸將之
計當主於守求和之使雖行而沿邊守備尤不
可少懈也若諸將觀望朝廷欲和而不欲戰備禦
稍弛士氣沮喪萬一和議不成士馬奔衝出吾

不意何以捍之哉妄謂和議未定朝廷宜明戒諸將使之嚴飭邊備常如寇至庶幾緩急無一旦意外之警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蓋此謂也

一朝廷昨嘗下令申嚴保甲之法不問官户不問單丁例出一丁使之具器械謹要塞以備盜賊夫備盜賊者廵尉之職耳責其隨舊法措置可也而朝廷施行之詳異於平時官吏一切便文

不無騷動今既定矣又準制置司指揮保甲中每百人選三十人壯丁就加教閱民間往往驚疑夫選壯丁教閱何所用之將以防境内之盜賊歟則保甲編排久矣不必為是擾擾也將以外防敵國歟此非策也且内地之民不可驅之出戍若使之起而征行則其憂不在外而在内此固不待論辯其利害甚顯然也若沿江州郡之民平時不識戰鬬一旦率而列於江上與官

兵雜處彼前有死亡之憂後有妻孥之戀望敵而潰豈不反為官軍之累乎不特如此夫民鎮之以静尚患其擾示之以擾安能保其無變乎選丁壯而教閲之非所以安衆也國家養兵以備戰鬬及其有事兵不足恃復欲使赤子從事於干戈敵人聞之不待間諜得以窺見吾之虚實矣非所以待敵也矣竊謂此事不若自朝廷行下寢罷則民間幸甚

一自兩淮至於荆襄皆有民兵平時稍立隊伍每歲稍加教閱此可以防護鄉閭助守州縣不可使之出戰也若與官軍雜處驅之在前勝則官軍專有其功敗則官軍不相救援自用兵以來聞荆襄與淮上民兵損折者多今若欲率而用之則荆南之萬弩手荆襄之義勇皆有總首宜將民兵團結自為一軍為總首者於武階中與一名目使之仍前部其所屬又别選一健將將之

用以守城或有緩急間出策應庶可為官軍一助亦不至於魚肉吾民決不可使分隸諸軍出戰也

一諸縣有弓手諸寨有土軍本以彈壓盜賊爾人數不多精悍絶少今諸州禁軍已起赴軍前若弓手土軍亦例行調發前出後虛州縣無備鼠竊狗偷或因此出為良民之害不可不慮也又弓手土軍若驅之戰鬬不能禦敵徒以餌敵亦不

可不恤也使之城守猶或可以備數若使之出戰徒為魚肉而已不若不行調發也

一今之姦民為盜者有竊盜有刼盜竊盜者不過杖罪刺環而縱之刼盜者或配隸牢城徒費官糧已而逃竄又復為盜而已事固有一時之權宜而不可拘於常法者㸔謂凡為盜者亦多剽悍之人今以兵少為慮則凡刼盜一犯者竊盜再犯者其人若稍壯健皆刺隸軍前亦可為用非

特足以增吾卒伍又足以消鄉閭枹鼓之警是一舉而有二利也

已上數事不足以盡當世之務姑以自獻其誠嘗聞饕人治庖君子食之愚夫獻言明智擇焉炎所言者不過書生常談其可用與否在某官英鑒擇之而已矣干冒鈞嚴下情震越

申宰執乞權住造甲

照對炎於二月初十日曾裁書仰凟鈞聽乞權停罷本

州造甲工匠至今未蒙行下區區管見懷不能已再有陳懇竊見紹興二年其時正當敵人憑凌中國多故之時然只御前軍器所增募民匠造甲不曾拋下諸州打造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臣僚論列民匠所得逐日錢糧不無減尅天氣漸熱監官督責程限雖與本所兵匠通同執役終是虐用諸路和雇之人遂中暍而死今後不得減尅工匠錢粮役使之際必均勞逸遇有酷暑量減工料令日中少休詔令户部措置於是户部言支給

錢糧則無減尅緣所雇民匠多是大爐近火費力處日後暑熱多致疾病權行放散至九月天涼令本處依元數發遣前來且紹興之初朝廷草刱色色不備然軍器所造甲所雇民匠暑熱放停秋涼會集今本州准指揮日造甲二副所用工匠並是追逮則非應募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錢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減尅然只能養其一身而不能養其一家今已過春入夏所謂工匠者雖以鍛鍊為生亦豈不務蠶桑事耕種

今已失時但目下向去天氣漸熱一二百人聚在一局火爐近火終日鍛鍊流汗浹背不得休息因此致病必不能免欲望鈞慈早賜行下權許本州放散若會計中外軍兵之數與衣甲之數或無闕少則諸州皆可住工若軍士之數多衣甲之數少不免打造則候秋涼再令赴局用工如此則上可以備器甲下可以寛民力區區愚慮如此儻蒙鈞慈特賜行下住工不勝大幸

申宰執乞降度牒造甲劄子

状照對本州去年先准省劄打造鐵甲日一副續准省劄小郡日打一副大郡日打二副本州遂日造二副除已節次解發鐵甲赴内軍器庫交納通計四百六十副訖本州雖曾申乞截撥月樁錢至今未蒙給降會計上項已造鐵甲長甲一副計鐵二十九貫文鐵甲一副二十八貫五百六文共用過錢一萬三千三百二貫四百六十五文向後日以造甲二副為限又以二年為期則費用錢數又數倍於已用之數切縁本州歳計窘乏軍

糧不足而每月收糴起發錢多係酒稅趂辦與他郡事體不同事勢廹切所以控告朝廷前此具申非不詳細止蒙批送户部勘當户部各於歲計恐有虧折不肯遽從所請緣此至今未蒙撥還且本州本自闕乏兩年應辦軍期買船造船又兼打甲皆係軍期非泛支用浩瀚目今委實不能支吾欲乞朝廷徑行下截撥月樁錢應付支用若朝廷或恐截撥月樁錢於户部歲計有虧欲望給降度牒三十道令本州逐時變賣揍那支遣非特

官吏事稍辦集免遭督責民間亦獲稍甦千冒鈞嚴下情皇懼俟命之至

與臺諫劄子

竊見去年朝廷令諸州打造鐵甲大郡一日二副小郡一日一副役使工匠未有休息之期嘗裁書上宰執乞行住工不報繼嘗具公劄申朝廷乞暑月暫停工役亦未報炎竊謂鐵匠等人追逮在局拋家失業人情甚以為苦兼之向去天氣漸熱終日大爐近火鍛鍊不

轂極非所宜朝廷革去權臣之弊政此事合宜減省稍慰民願兼自去冬無雪今春至夏不雨田疇枯燥未能栽種秧苗加以蝻虫旋至長大若於人事稍寛民力不使咨嗟嘆息亦或可以感召和氣即暑月暫停造甲亦當行事件之一也所有申朝省公劄録本繳申干瀆台聽如蒙不弃愚者之慮特賜論奏自夏至秋暫停工役庶幾為鐵匠者非特稍得休息亦可各自還家營趂日食免致妻孥失所實為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照對本州管下有下菰城係每年步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匹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匹日支料穀七升九月回程馬一匹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即無儲蓄每年係朝廷截撥上供寬剰錢內用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儈收糴官吏凛凛常恐收糴愆期支散不給

況去年蝗旱禾稼消折本州管内多係晚田少有早稻
可充料穀蕪之早稻去年盡被蝗喫損每年收糴已自
艱難目今小民飢餓赴訴于官乞行賑救若更如每年
收糴馬料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必然飢餓性
命不保炎竊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芻茭以
供牛馬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芻茭
不聞峙穀粟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此言軍士之粮也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此言牛馬之草也又按漢書烏氏善畜牧至用谷量牛馬夫馬牛之多以谷量之則不過放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食之古禮惟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故記曰嵗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甞秣秣者剉草與穀雜而食之也况今之馬出於西夷南蠻不過齧草飲水於山谷之間豈甞有穀養之今湖州遭旱蝗之患百姓絶糧可謂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年之備民間自兩年和糴之後宿藏已空亦

可謂靡敝矣目今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糟粕近碓坊者或糴糠粞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野鼠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可不省昔者廐焚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故也古者師行則秣馬非師行之時蓋有芻而無秣今幸邊防休兵馬牧于郊水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休兵歸馬華陽魯僖重穀牧于坰野其不食穀明矣民食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

人賤畜之意炎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住支縱未能住支則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八月馬日食四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上可以合古人之禮又可以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費又無損於國之武備欲望鈞慈詳察所陳特賜行下須至申聞者

申宰執撥米賑糶劄子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絶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

户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買糟粕炎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碓坊居民又多糴糠粞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與賑糶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去望麥熟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致餒死強壯者恐為盜賊炎曾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

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為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為盜之前炎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避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為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飢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米分去歸安之郎耶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武康安吉長興畧減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

係痛切利害又況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樁管在庫秋熟糴還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恵且炎竊聞建隆三年户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歳荐饑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説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屢至豐年實繇於此況如義倫所請春貸秋

償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糴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
何憚而不為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
之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
而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爰
不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
州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數萬石不及姑蘇二十分之
一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
纔凶歉即便闕食若不賑救豈特困弱餧死强壯為盜

亦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於廟堂將安所赴訴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為民有請如訴於天此炎所以夙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炎之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老穉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乞休致狀

照對炎昨閒廢七年蒙恩差知湖州以開禧三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交割職事至今年十二月十三日已書一

考縁炎命薄數奇晚途顛沛加以私門多難齒髮早衰諸子夭折今止有男恕一人為紹興府酒官身伴並無子弟起居飲食失節日覺憔悴兼炎現在年已七十有一方炎少壯之時猶且無用今已衰頽徒耗廪禄無補公家而況湖州事又繁劇尤非炎衰病不才所當竊處欲望朝廷矜憐特為敷奏許炎守本官致仕保全末節歸老林下須至申聞者

與雷知院劄子

炎孤冷之蹤起廢試郡近在修門之外日依㤵幪幸書下考未至曠敗皆大庇所及也然炎命薄數奇立朝則以罪斥試郡又以罪罷念復玷闕之艱難黽勉一出欲竭力自效庶可湔滌宿垢然吳興事繁財匱甚非疎拙不才所堪兼炎平生多難有子七人其六短折今惟𢗾一子又在紹興官所炎惸然一身獨在郡齋衣食起居將攝失宜衰病交攻若更不去非特郡事廢弛羸老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古語有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炎

再得罪投閒八年東隅之失多矣今又年過七十更不丐歸或至毀璧則終身不免玷闕見具狀申尚書省乞守本官致仕欲望鈞慈矜念向來綴名龍虎榜尾察其衰遲無用而憫其憔悴多艱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譬如山鹿野麇放之樷檻縱之林藪則未先朝露填溝壑皆門下之大造也喋喋有請無非真實之情干冒威尊下情震恐

與樓同知劄子

炎備員近郡幸書一考未以罪罷皆賴萬間㡬幪之庇自顧孤遠不敢數貢竿牘若其感德慕誼一飯不置今有肺腑真情不得不一干鈞聽炎一介書生少猶無用况已衰遲向者再負罪戾家貧未能忘禄不免一出而湖州號稱繁劇本非炎之所堪而又郡計闕乏一切趣辦又非炎之所能勉強在此日𭈯曠敗且平生悔吝已多今仰干造化之地求觧郡歸老山林盖炎進退狼狽有不可不休致者三説請試言之古語云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桑榆之收雖晚尚或可救東隅之失炎才疎智短不能自衛其身昨在中都以罪罷繼得郡楚東又以罪罷東隅之失多矣今在此凜凜恐不免百讁及早收身尚或可全晚節此炎所以乞休致者一也又緣命薄數奇晚歳多艱昨在中都連喪二子及歸山間又喪荊婦平生七男六人夭折今在者唯愢一子爾念其壯年初得一官不欲留在身伴愢秋間當赴官遲遲不行炎強之去也於十月間到官炎㷀㷀一身獨在官所既無

壯成子弟又無可用臧獲飲食起居色色失節夫以郡事之繁日夕憂慮而衣服飲食又自失節更遲遲不去未免喪生每竊自憐中夜感嘆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二也夫才德繫朝廷重輕者年至耆艾或不得謝蓋國家之所倚頼而君父之所眷顧資其謀猷仗其忠力則不可以䶕然引去如炎者一介散才譬如九牛一毛有之何益無之何損兼以多難之餘氣衰膽薄稍有憂慮便覺頭目昏瞶心志怔忪若更不求引去郡事未免

廢弛縱使為貧戀禄豈可貪得不止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三也炎舊因陳舍人英仲劉郎中碩夫獲登門墻瞻拜不過一再及流落去國之後亦不曾一頁記府之問其跡若疎然蒙鈞慈顧念異於他人所以肺腑有懷輒敢罄竭言之炎又伏念若其不能揣分有所希求則不可以仰瀆鈞聽今欲歸老山林全晚節保殘喘度相公必然矜念是以言之不厭其詳也澤雉野麋放之籠檻縱之林藪仁人君子不使一物不得其性若蒙大造

獲從所請即未填溝壑之日皆門下生死骨肉之恩也

冒犯威尊下情震恐

申三省樞密院公劄

照對本州於六月十五日未時承受兩浙西路安撫司

牒備准江淮制置大使牒備准三省樞密院劄子津遣

泗州人北還炎即合遵從發遣但於四月三日准三省

樞密院劄付湖州守臣分明該説雖係事目中指名之

人如不顧行者只作刷會回報自餘元無姓名官吏兵

民等凡不願行者皆不欲強遣將所管北來人按時支給錢米常加撫存照管毋令疑懼炎遵從劄内事理倍加撫存於今月初二日准安撫司牒出給文榜曉諭如願歸北人前來自陳仰守臣躬親撫諭支給盤纏津發續於初十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給下鏤榜如有願歸北人許知委自陳守臣躬親撫諭申取朝廷指揮當議支給盤纏津發本州先出榜曉諭三日無人自陳再展兩日又無人自陳及承制置使司鏤榜掛在市曹亦無

人自陳遂申安撫司稱本州無願北還之人今來却准
安撫使司牒備准制置大使牒准發回與先來有願北
歸之人令守臣開具人數姓名以申取朝廷指揮前後
施行不同蕉此事頗係利害守臣不可輕率本州先來
存恤泗州人不行發遣係承受宰相執政公劄行下令
本州遵守今來發遣泗州人北行本州既無自陳之人
可以申取朝廷指揮又不曾被受朝省指揮准發若欲
不行津遣即違制置司指揮於事不便若欲即行津遣

則元來撫存不遣係有省劄行下本州今來一旦津遣本州却不曾有省劄執守於理不安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廟堂籌度開坐行下以憑遵守施行不敢違戾伏候指揮

內小貼子

大口四百四十一名小口一百九十一名共支銀一千七十三兩市價每兩四貫二百文官會計程共約支錢二千四百七十貫文米約用三百一十

九石有零見在市價每斗四百五文官會總計一千二百九十一貫九百五十文已上總約錢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五百五十文雇錢差人夫在外不算本州無錢可以那代欲乞朝旨或於椿管錢内撥支或於月椿錢内截支乞賜行下以憑遵守支用津發伏候指揮

再申省

照對本州先准省劄存恤泗州人不令疑懼繼於六月

十五日准安撫司牒備准制置使司牒津遣泗州人北還於六月初十日又准制置司鏤榜行下令泗州人欲得北歸具狀自陳為申朝省支給錢物發還牒與榜內事理不同無本州又不曾承受朝廷指揮將泗州人津遣北還於六月十六日具申三省樞密院乞省劄行下以憑遵守尋准省劄令詢問泗州人願還者支給錢銀遣還部送至鎮江府都統司交管不願還者不得強遣仍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先次遣還訖湖州次

第遣行炎今遵守上件省劄指揮子細訪問泗州人有
願還者令入狀優加津遣有不願還者從應月給錢米
不敢強其北去仍續行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發遣
已有次第本州方當准朝旨發行炎又竊詳此事急
迫則易擾寬緩則無變此亦不在匆匆除已遵稟省劄
指揮外須至申聞者

申省狀

昨准省劄行下令本州候平江嘉興府江陰軍津發泗

州人北還本州續後發遣今來本州知嘉興府等州軍見行發還今不敢稽緩又恐運河人多舟船擁併宿食亦不便今先將有官人李譙等一十户共計大小五十五口次日將閻本等四十九户共計大小二百四十三口日下雇船津遣外有郭珎等七十四户再三詢問稱歸與不歸不敢自必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又外有官人董進一户并鄭二等三十九户願在本州不願北歸所有願北歸李譙等支給盤纏不願北歸董進等依

舊月給錢米所有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郭珎等七十四户候朝廷指揮行下或津遣或留住當遵守指揮施行所有夾細姓名人數候津遣定續次申聞須至申聞者

內小貼子

郭珎等七十二户僧兩人其意欲住本州又不敢自言所以狀申乞朝廷指揮欲乞鈞慈詳酌若欲存留或欲津遣早賜行下候得指揮或留或遣本

州即當遵守施行

再申省

照對本州准朝旨津遣泗州人北還去留隨其情願由有願北還人李譓等五十九户已於七月十五日已時支給錢銀津遣前去訖有願留董進等四十户已遵朝旨存留依舊月支錢米外却有郭珎等七十二户僧二人再三詢問堅稱發遣與不發遣乞申朝省聽候指揮炎於今月十二日已具申訖欲乞早賜行下若朝廷矜

恤此曹欲行存留即當遵稟存留朝廷欲行發遣即乞明降指揮即當遵從津遣前去恐泗州人多已北去獨有此郭珎等七十二户僧二人不當更津發遲滯須至申聞者

雙溪類稾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雙溪類藁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任衔萱

雙溪類稾卷二十四

宋 王炎 撰

序

送洪宰序

新安在今日為輔郡而婺源壯縣也自縣抵郡治二百里而遥地巖險部使者按行不至郡将雖有方畧耳目亦無由盡得民利病租賦獄訟浩穰寖不治豪右得乘間窟穴為姦執持吏短長目指氣使必如意吏巧於舞

文者又上下其手以招權鬻獄其勢幾出長貳上贏丁下户有事無所訟縣公孰視不誰何例坐罷軟下職去番陽洪應賢先生來宰邑政明足以發摘隱伏剛足以執法無戭而不解足以行之早作視事率夜二三鼓乃休曰當仕有官職其何敢以煩為諉雖精悍少年其力有不逮宿弊無問纖悉細微絲解髮櫛之殆盡曩時武斷於鄉曲者無一人敢摇手觸法禁老姦畏首尾常若救過不暇屏息奉命惟謹犴獄清平租賦不待督而前

期以辨閒民諳郡句留不已郡將及部使者上先生治
最于朝成命從中下需終更宜顯庸以爲郡國長吏勸
某竊謂聖天子喟然欲濺滌振刷興起治功而士大
夫拱默無所建明間有出意見論事者其言良善每用
輒不効誠得如先生者十數人位諸廷言即可用用有
功國其庶有瘳乎從者行矣無負輿議所期者幸甚

韓毅伯詩序

始庚寅冬蜀人韓毅伯自行在所欲往豫章道婺源而

西過余於雲溪之上一見歡如平生論文字説時事可否無不意合予挽而留之毅伯亦為余弛擔盤旋如過故鄉依依不忍去明年夏始入楚東值尚書陳公之上饒邀而館諸其門又明年余不幸有家艱毅伯得訃音走數百里來唁問予握手收淚相勞苦勤甚復留一月将過衢梁下錢塘其再來未有日也因出篋中所作凡二百篇曰我去家萬里在道涂五年随所遇見於詩羇旅無聊之辭大半噫予窮甚矣惟子知我者昔之詩人

得名於世如楓落吳江冷不過一句耳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不過一聯耳此等語吾輩未肯多遜幸爲我叙之或者可以不朽於他時毅伯余畏友也爲詩無問長篇險韻握筆翩翩立就汗漫如鵬翼垂天之雲奔放如滄江八月之濤淡泊如朱絃三歎之音遒緊如蒼隼之廹秋風雍容如良馬之就熱清厲如夷齊之食薇都嫻如西子之靚粧予不能盡狀也夫文者士之一藝詩者文之一端此非毅伯刻意

并心為之者以毅伯之才如此而造物者吝一第使困頓至是何哉天之生才也不偶然其生之有以用之故夫飢寒切於身者富貴之資而謀事齟齬不合者功名之兆也毅伯為人志氣倜儻近似郭元振議論慷慨不下杜牧之用意堅忍折而不沮是豈老於布衣者上方當宁太息回瞻中原思鳴鑾汴京北舉河朔西舉函秦此志士馳騖之秋也行矣予豈以一詩人期毅伯而已哉

送江靜之序

篆至於李陽氷楷書至於顔魯公行草至於王右軍今古不復敢異論蓋古字法以倉史為鼻祖自科斗大小篆隷凡四變而其苗裔有真有行有草以草書得聲者自張伯英始世傳伯英學書濺滌筆研池水皆黑則藝之精非一日之力也而猶未究其極右軍一出毫厘不加矣昔人論筆法曰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工書者以是為筆端有骨字内藏鋒而觀者不見此乃其自得之妙

所以獨立無輩也最後至唐張長史及魯公僧懷素徐會稽之倫皆號能草書一時從事於筆墨者無不甘心落後塵然而猶在右軍下噫事之難工如此哉余同邑人江靜之以草書名者往余寓海寧靜之倦游以歸道過焉實初識之後十有三年余方杜門辟俗于雲溪之上而靜之又來相問勞既畢因作而言曰我用力於書且三十年管城子之禿者凡閱幾輩矣縱不能着鞭於怒猊渴驥之前亦合可游刃於春蚓秋蛇之間然足幸

不刖瑟亦不售造物者不肯赦我一窮何也我將道新安而東歷訪平生舊游于故人之知我者可無一言為贈乎某曰予何以贈君雖然予不能工書而能論其意世説書之病曰筆枯者易健而瘦甚多露骨筆重者易圓而肥甚多剩肉痛快則無尺度不快則不遒側筆取妍則工左而右不副然未甚害也而最忌者惟俗人俗則陋文俗則鄙字之俗亦無足觀矣靜之壯年咀嚼詩書掉鞅走塲屋間睥睨自許不薄不得志弃去俯首於

書欲以奇自見故其筆勢翩翩横斜上下曲直自得其餘力盤薄於規矩繩墨之内方将拍會稽之肩攬長史之袂求與右軍相周旋其視世之俗書薫猶不類也靜之行矣遇胸中有黒白者必能識之玉潛於山白虹照夜劍埋於獄紫氣干霄茍懐奇而抱異未有終𡙡没不著者太學之經岱宗封禪之銘浯溪磨崖之頌雖不用草書草書豈終無用於世哉

送齊彦邦序

以五行之休王五緯之伏逆進退而決人之得喪夀夭窮通以卜筮而占事之休咎二術難乎精者也而同邑人齊君彥邦實兼之其胸中所得極有根源扣之衮衮不竭如江流於峽河折於龍門底柱之險懸流下走而東其抵掌議論旋轉而掉厲如擲丸于阪走珠於盤鷙鳥高翔于千仞之上而廹於疾風其愈試而愈中中而愈奇又如巧有力者開數石之弦注鏃于百步之外而飲羽于的也戊子夏始識諸城之東彥邦謂予曰吾詳

考於術執事今年秋登名于鄉書明年春中太常第無疑也予笑曰子言過矣幸無以我為戲也不然豈輕有所許以求容者乎彦邦不平曰借術賈佞者吾羞焉何待我薄也吾據術以自獻其情縱不信庸何傷予因以失辭為謝心實未之然也既而皆如其言庚寅春來過敝廬談笑道舊而不以既中之言自矜予於是始知其心蓋向之自負其術以介而今之不矜似義得其術未得其為人則知彦邦之淺者也彦邦不幸喪明且不樂

苟合聞其言者多不悅故余詳論其術與其為人以餞其行苟有問焉者勿若其言之不甘庶幾可以盡其所懷云

鏞溪老人集序

文與行相符亦與行相異酒德一頌可以知劉伯倫之曠達陳情一表可以知李令伯之純孝此文與行符者也陶靖節之冲淡宋廣平之毅而閒情梅花兩賦詞旨婉麗若非二君子所道之語此文與行異者也外祖鏞

溪老人汪公倦游庠序退而徜徉自放於丘壑之間蓋晦其光而不耀矣第其幽懷清興時自見於詩文而尤喜為小詞模寫物態染繪風光意有所寓筆下翩翩立就其髙處視張子野晏叔原秦少游分道並驅未知孰先後也求諸翰墨意其為人必以風流自命而公平生素履有與其文極不相似然者其待物胸次明白不立城府人百欺之無疑百忤之不愠也其平昔自處薄嗜慾不喜飲酒不商度財貨有亡終身未嘗一乘肩輿曰

吾布衣不敢以人代畜也年過九十步履輕强對短檠閱蠅頭細字雖少年有所不逮其見素抱璞厚自頤養殆如古所謂有道之士者非耶公沒七年某宦游自沔鄂來歸始見舅氏收拾殘藁既成編恐覽公之文者謂其止於詞藻清麗也故叙其編首槩見公之隱德與行云

送黄夢符序

予備員長沙郡文學同舍聚而處者千指而七閩黄夢

符在焉未踰時即辭去問其所向將沿湘水過洞庭下鄂渚皆屈原賈誼經行之地使彼人可以慨然增感者也誼由博士來為王傅未為不得志也然渉湘弔原其辭氣憂憤無聊不平及其賦鵩也同死生輕去就太丈公讀其文為之爽然自失然有心於會理則已與理為二用意於遣情則已為情所滞矣吁一窮固難忍哉夢符曩攝武岡教事將翔矣又跌而不升千里倦游顧安能無感然予聞柳子厚年少氣鋭軒翥臺省而附離非

人遂擯外以沒韓退之應舉則黜立朝則斥連蹇半生暮年尹京兆班從臣人生得喪榮悴悲喜相乘除耳銳進則亟退先抑則後伸知道者所以不汲汲戚戚也夢符行矣遇晴暉淑景陰雨悲風把酒哦詩旅懷怏怏不自釋試補誦予說當為予悠然一笑也

送滕彥真序

二廣鹽筴初變桐廬詹侯以從臣開藩桂林天子既下明詔戒官吏無得妄言沮吾法又發大司農宿藏以補

其用度故人滕彦真奉辟書往從之予家于歙歙睦擊柝相聞詹侯在先達中有重望於一時予恨未拜下風也及來湘中聞洺水李公之言曰詹侯愷悌君子也其眂民肥瘠究心焉聞鄉先生彪德美之言曰詹侯學術髙明有得於聖賢之傳者也夫以愷悌之心輔之以髙明之學變政易令以便利其民彦真入幕府位賓佐無議焉可矣抑古人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不易業恐其事未集而弊滋也予不知二廣利病然聞之道

路謂官不鬻鹽聽民自貿易此廣東之利廣西弗便也
且曩時官收再倍之息州縣經費一趣辦於是今許商
賈鬻之則利歸私家而官困瀕海之地大半斥鹵遮邏
弗嚴私鬻者負擔竊行則利歸姦民而商困況商賈懲
法之屢變且前且却弗譁而趍吾令也私鬻者行於瀕
海去海浸遠鬻者浸少若是價且翔踊矣而欲無食淡
則農民又困夫有天子詔旨可以杜議者之口有大司
農緡錢可以佐用度之乏然法弗精民弗便夫吾一時

易矣惟經久計遠無以其難遺後人詹侯始可以復命于上彥真始可以無負知已也彥真勉之哉發青雲之軔在此行也桂林山川清淑然嶺海間風氣終與中州不類當為太夫人自愛為遠業自厚也

送相士張舜舉序

蜀人張君習於唐舉許負袁天剛之術其言人貴賤憂喜多中往時李壽翁侍郎未達張君曰公且貴李公弗之信不十年登法從出守當塗將告歸既得請矣張君

曰公之禄未也其尚為連帥乎李公笑其言不逾年奉
詔起鎮長沙李公門下無食客獨館張不厭以其言不
妄也方李公在中朝時趙渭師守臨安張君曰是不旬
日當以罪斥也已而果然衆皆以其術為異呂伯恭在
館中人謂且入西掖北門矣張君曰非貴人也其相法
不過一倅衆又以其言為謬及後伯恭得叅議官以沒
蓋去通守無幾耳是則其言之驗也然張君為人言休
咎簡而不浮質而不諂故挾其術以售而囊無留貲予

謂之曰若相人中多矣自視何如張君笑曰相形不如論心此至論也不以心相而以形相予言烏能盡中况又骨寒命薄乎其窮宜也予雖知其術惜其窮而無以振之將有適故以言贈其行庶幾好事者肯一問焉

送韓毅伯序

予昔屏居黟歙間韓毅伯自在所西行過焉凡再至而再留抵掌論事意謂弃繻而出秉傳而歸富貴可以立致予甚壯其志而羨其健決後十有七年予得邑臨湘

毅伯游武昌泝江而来相見掀髯一笑既又歷道别後崎嶇艱苦之狀白髮蒼顔相視而嘆予深悲其不遇而惜其志之不伸留一月將行則曰予不復能返蜀矣今將歸老于淮山言畢其意慘然不樂予解之曰人生非麋豕豈能聚而不散離别不足恨也水涸魚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莊子之語云耳關山間隔相忘可也然毅伯與予一别十有七年而後一見於此又十有七年則存亡未可知於其行也豈能

無言凡物壯與老異壯宜出老宜復木之歸根水之返壑龍蛇之蟄月之晦雷之收聲皆是物也毅伯壯年去家足跡幾半天下今老矣而不免於布衣此命也男子生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示有志也然窮通有命存焉其得志也舉而措之事業其不得志也卷而藏之環堵之中故達則身泰窮則心亨在我何庸戚戚哉馬文淵謂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夫窮當益堅是矣文淵之壯蓋謂雖老而豪氣不衰耳其言未盡也士之少也

用其壯於功名老也用其壯於道義文淵或未之知也昔林類鹿裘帶索拾穗而行歌其言曰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此能自寬者也而未若顏歜歜之言曰晚食可以當肉緩步可以當車此巧於處貧者也而未若原憲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見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先生豈病耶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聞其言慚而去悔之終身憲之安於貧賤蓋聞道者也穀伯歸

乎哉淮水之瀕土厚泉甘米賤而魚肥雖非故國亦足以息肩弛擔矣偃仰衡茅之下嘯咏東皋之上回軒冕之眼收功名之心以求原憲之所樂浮雲富貴亦於我何有哉夫玉在石珠在泥塗而其光彩見於山川餘潤及於草木士之所以不朽者富貴不與也達者或光耀於生前而寂寥於死後窮者或枯槁於一時而芳馨於百世彼此相較其得孰多毅伯試歸而圖之

東山集句詩序

風雅遠矣自栢梁賡咏以來詩體不一最後始有集句曩時荆國王文公喜為之有胡笳十八拍最髙妙或謂蘇東坡蘄公集句索公咏几間硯公第道巧匠琢山骨不復更能措辭予聞文章天下公器非人口舌所能翕張公有積李縞夜崇桃炫晝之句東坡謂自楚詞後無人能道此語豈應以不能卒然集句窮公公亦不應一句之外更無他語或者之說陋矣東山先生吾州前輩之賢者來丞分寧吟哦二松千竹之間其集句尤工孫

居易集而編之凡二百餘篇先生既去而予來寓居居易出以示予誦之終帙見其即事體物委曲親切如肺腑中自出機杼無附離牽合之態使東坡見此必擊節嘆服不疑然先生非特胸中富於詩什也其學貫穿經史根原深長非如後來綴緝文字於舉子事業外叩之空空無有也其蒞官為政練達世務視書生誦紙上陳言不習吏道者不可與為比也抑又有進於此者先生年且七十矣面有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殆

有道以自養者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斑云耳予弱冠從先生游故知之最詳遂書於編首歸居易藏之

送劉監序

上饒劉君朋舉為臨湘酒稅官與某同寮且二年會靖之會同缺令部使者直秘閣丁公行部至臨湘訪邑吏賢否某具言朋舉廉謹習為吏即檄攝會同邑事將行余不得無言靖之民與蠻猺雜居議者往往謂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然欲静而惡擾喜和而惡乖尚廉而賤貪其情與吾民同非如虎豹蛟鼉不可擾馴者漢永和中議增羣蠻租賦尚書令虞詡持不可曰異俗貪婪難束以禮今猥增之必有怨叛不從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叛予聞今猺人衰困邉徼防托吏士不無侵漁甚者掠其子女為臧獲諺曰禽困覆車此可戒不可玩也固當撫之以静先漢開涼州四郡吏民相親酒禮之會上下通民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盗賊有和氣之

應賢於内郡余聞猺人與吾縣吏相見若結以恩信至於臠肉行酒與之飲啖不立崖岸則懽然相親否則悍然而怒遂為怨讐故當接之以和昔孟嘗為合浦太守郡與交趾比境前此守令採珠無節珠徙交趾嘗到官未踰歳去珠復還百姓以為神明今黄金丹砂皆猺人巢窟所產也蠻猺之性本貪為吏者毫髪無求則彼必敬慕有求焉則以我為可易矣故當示之以廉是三言者非無驗之言也夫富者贈人以財而仁者贈人以言

余不敢言仁然同寮之義又不敢無言古今贈行之言衆矣大抵多頌而少規而余於朋舉有規而無頌言之他人必以我為戇言之朋舉必以我為忠

魚鱗保甲編序

止盜令職也警盜尉職也令不能止盜故儆盜之事始切而尉之責始重臨湘前此盜區也其所以多盜有三游手小民遷徙無定一也逋竄黥徒出沒不常二也匪泊之人家於林藪為盜窟穴三也鄉俗間往往剽刦無

虚月吏士罷於弇命前縣尉三衢呂君謙始籍編户為
魚鱗保甲法選其丁壯聯什伍備器械斷賊蹊徑譏察
之謹甚遇有警鳴枹鼓衆即雲集盜皆緣手擒獲無脫
者縣是臨湘無盜呂君去保甲之法隨弛閱三年盜再
發于境巴陵薄趙君師移尉臨湘復修保甲法視呂君
所規畫加詳焉於是小民之游手者黥徒之逋竄者俱
無所容蓋趙君臨事精悍御下嚴明往來田野毫髮無
侵於民故有所施為民樂趣之是以盜賊屏迹境内安

堵將具其事上之臺府某曰趙君勤其官能如是尉之職舉矣若夫教足以馴虓政足以禁姦固有任其責者尉不與也

劉弊撮要序

曩者某脫選調詣天官自念居無廬食無田難以需遠次遂來臨湘不知其自投罝網也交游相厚者憂其殆相疎者笑其愚某亦意首鼠不自定既至問何所取財無一事與三尺法合者乃大悔且懼即欲挈孥徑東歸

時徽猷潘丈帥長沙某走一介持書具道所以然潘丈復書曰見幾而作全璧去固善然一令不交職事朝廷豈為是廢一縣況舍而之他亦猶是將如何第不為已甚則民自知德老者之見如此熟籌之某得書反覆紬繹如陶彭澤元魯山高蹈遠引誠所未能遂留即首與府史等定要束雖一錢出納必書于籍以視民無欺然每一深念則背負芒刺食不能下咽寢不能交睫以病請告者屢矣州不許侵尋且三年危哉某之措身

於此也其能自脫僅如氂毛耳適有天幸臺府奉上旨蠲減板帳無名之需憲使直秘閣丁公以救時行道為心歆大惠施諸一路行部至縣俯已而咨詢焉某竭情以告即慨然欲拔拭一賤有司於垢汙之中而膏澤數千户生齒於憔悴之餘提舉趙公之平恕合志行之太守劉公之温厚篤意承之居無何漕使大監薛公鼎來奉使郎中張公又來二先生皆一時之望也顧某何者凡有請無不曲從數十年宿弊一旦剗革略盡遂裒

其顛末棐木以傳然符移案牘重複煩碎觀覽不快迺掇其大要綴緝之自為一編簡而不遺詳而不贅某所以拳拳不釋者蓋為一己免於罪戾自喜又為邑人瘠而肥病而蘇與之同喜也故發其意於編首

林待制奏議序

淳熙癸卯秋三山林公帥長沙時某丞乏泮林公察其不謟又喜其稍有志於學也而盡出諸經解示某所見有未合或反復論辯公雖不能皆從而亦不以為非自

諸經解說外他文字則未之見也紹興辛亥調官在所陳英仲舍人初為郎間往見之從容道長沙舊游因出公奏議一編公時捐館一年矣相與嘆其文章雅健議論鯁切英仲曰壽皇清燕閲公舊章疏故自豫章召還徑除夏官聖意所向蓋不止以從臣處公也某得公奏議如獲至寶以歸侵尋至今五年英仲亦逝矣私念此文豈終幽晦而不彰泯沒而無傳然英仲既亡見者猶少則某不可闕之篋笥也遂鳩工刻諸清江官舍而

序其編首曰公少有俊聲而沉潜六藝篤志於學盖老而不倦故見於文章筆力高遠難及指陳時事辯明得失其言切而不浮直而不詭大抵通達之識勁正之氣悃欵之誠與漢賈太傅誼劉中壘向唐陸宣公贄可以相爲後先公褰帥夔門施支郡也有豪民譚汝翼者其勢力可以挾守倅動臺府根盤蔓熾久且爲亂公欲翦除之汝翼與官兵搏戰既敗反遁入中都訴於登聞公慨然卻天子之命殲其黨類施人以是德公而祠事

之記者謂公扳山以一臂扛鼎以半肩則仁勇之實亦可略見於此然此特小試之効耳使公端委廟堂平居無事未有以愈人臨大節之際當如底柱屹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誣也文字又其緒餘自昔漢俗病於軟美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俗壞於曠誕而以卞望之為鄙唐俗弊於朋黨而以韓退之無所附離為褊僻士大夫卓然不隨流俗以靡者難矣哉故某思公之賢而有感焉不覺其言之盡也

送彭雲翔序

曩者某浮食長沙泮林士肄業者踰百員時彭君圖南雲翔嘗鼓篋其間及某去長沙二年試邑於臨湘雲翔實來又二年佐郡於清江雲翔復來僕僕於行役栖栖於覊旅每相見必以學問爲請今世之士應舉覓官其所當爲就之不足以爲污不就不足以爲高雲翔將種學績文以應有司之程度則上而達官貴人有聲於當世者下而鄉黨庠序之耆儒見推於後進者皆可就而

學焉乃獨有意於其之不肖何哉其場屋陳人又汨沒於金布之塵埃豈復可以論文雲翔為計拙矣秋賦有期辭予西歸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大抵學者涵泳乎義理使見明而識正志定而氣充其於為善强立不反此根株也榮華其言幸中於一夫之目此枝葉也培護其根株使根株𢀸然日茂者有之矣欲繁其枝葉而賊其根株枯槁可立而待也雲翔歸哉雖今秋與計偕明年奏第南宫傳臚北闕枝葉將無所用而吾之根株不可

一日廢其培護之功也士之隨流俗以靡者多以慾蠱心利蝕義異端賊正道皆吾根株之病也雲翔戒哉

清江集後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緼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少年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末士方馳騖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龎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

以身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雛鳳也先主用之俱以為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富其年嗇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生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緼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兼据荆益可以壯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朱元成某同年生也其為人工屬文喜論事而年

止四十遂賫其志以没某來丞郡元成没已二十年矣從其子達得君文一編讀之筆力驅馳意旨開闔可以高視輩流謝艮齋為序其文曰元成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艮齋許與固甚嚴而評論元成斯言不浮也元成官爵不顯于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徒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汩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閲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策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

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其讀元成之文嘆息以悲非特為一同年生之無禄也

尚書小傳序

夫子删書始自堯舜訖于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才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女齊語之訛脱簡科斗秦隷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注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

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亦不可畧也甚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為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畧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功伐其畧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之格言至論蓋右史之所記也堯舜禹啟盤庚高

宗成康穆王之為君臯陶益傅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為臣正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臯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之正者道之權經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金剛經序

世所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皆鳩摩羅什所譯本語似明白意或不圓偶得龍舒王日休校正六譯本其一則羅什所譯次則魏三藏留支陳三藏真諦隋三藏笈多

唐三藏玄奘唐僧義淨是為六譯日休所釋不足以發能仁之旨其校正不可廢也劉元城嘗言須菩提解空第一故金剛經佛專為說空其言未然須菩提既解空矣佛又諄諄演說不已煩乎予聞佛為大士說六度為中根說十二因緣為下根說四諦須菩提所問首言佛以最勝攝受以最勝付屬最勝無上法也所攝受所付屬必指菩薩欲超四果因緣也佛所荅麤自游根六塵多至一切有為法等而上之至佛法皆無實相不可染

着又不可斷除無斷除無染着方全佛性是為般若波羅蜜六度中般若最勝故佛謂此善謂為發大乗者說是為菩薩根器說也為發最上乗者說是為諸佛根器說也然經中有三布施一財寶二身命三佛法其福德多少懸絶世人見有福德之說乃晨興頮面盥手誦紙上陳言為惡者欲以除罪貪利者欲以規福此經之旨隠矣佛謂以財寶身命布施雖如諸世界須彌山恒河沙之多布施業盡福德亦盡法施畢與此最勝波羅蜜是

大乘法可至諸菩薩位中是最上乘法可至諸佛位中以此為人解說使人聽受使人修行得無所住之真住皆為諸佛菩薩是故福德無量無數無有邊際經之本旨如此故發大意於卷首若字字解釋蝇鑽故紙於般豈復夢見

程允夫集序

予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華流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游始解后于廬

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亹亹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為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為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舘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壻黄君昭逺集允夫所著詩文屬序予讀之終編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淘鍊隱括俱不苟作葢允夫早列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藴蓄不獲見於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為不朽計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

生平嘗為予言為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麹蘖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沈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雙溪類稾卷二十四